

追思著名浙派篆刻艺术家江成之先生专版



编者按

江成之先生，浙江嘉兴人。原名文信，以字行。号履庵，室名亦静居。1943年被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厂录为弟子，1947年加入西泠印社，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荣誉社员”，并获得西泠印社“社员勋章”。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顾问。著有《江成之印存》、《江成之印集》、《履庵藏印选》、《印边随想——江成之谈艺录》等。江成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2015年4月11日在上海逝世。江成之先生承浙派篆刻嫡脉，毕生致力于篆刻艺术创作与教育，为当代篆刻艺术事业的传承发展作出了值得铭记的贡献。江成之先生艺术造诣精深，为人淡泊名利，奖掖后进不遗余力，桃李满门。江成之先生1999年任上海书法家协会顾问，为上海书法篆刻事业作出了贡献，本刊特编发一组稿件，以追思江成之先生。

风范永在 师恩难忘

张遼骏

并不赞同我学，要我学先学汉印，把线条刻挺直了再说。开始学刻印时，江先生让我们把石章带去，他会动几刀修改一下，有时实在不像样还会稍微磨一下再修改。以后他渐渐不动刀了，指点一下让我们自己改，还让我们尽量把风格拉开，不要都学他的。

“文革”结束后，国内篆刻创作渐渐繁荣，比赛、展览也多起来了。1983年，《书法》杂志举办全国第一次篆刻征稿比赛，江先生获得一等奖，我也侥幸得了优秀奖。这以后，全国篆刻展办了六届，我都入展了，还入展了几次国展、中青年展、国际篆刻邀请展、西泠印社全国篆刻评展等等，由于这些活动，我加入中国书协并成了西泠印社社员。

江先生对于我个人，更是有厚恩的，他手把手教我学篆刻，迁居后又把浦东的住房留给了我。《江成之印集》《履庵藏印选》《履庵印稿》编成后，又嘱我作序。先生晚年由于身体原因很少刻印了，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弟子们的成长，每次带了印稿去请教，先生总是认真地审视，提出不足，虽然是简短的几句话或几个字，却总是点中要害，有时还会让你去翻哪部印谱参考哪位印家的哪方作品，让人惊异于他的思路敏捷。2010年，我受上海书画出版社之约，编辑《吴朴堂印举》。我知道先生与吴朴堂为同门，过从甚密，吴朴堂经常以近作印蜕相赠，日积月累有300多方，先生贴成了一本册页。一次探视先生时，我流露出想借此册页去扫描，先生当时未表态，讲完此话我就很后悔，此时先生已卧于病榻，很少下床，不该再打扰老人家。几天后，先生又住院了，但出院后没几天，先生让师母打电话给我，说册页已找出来了，让我去拿。捧着这本册页，我不禁感慨万分，先生对后辈的期许和厚爱尽在不言之中。

薪火传艺 师生情深

李文骏

江师非常强调基本功训练，如基础刀法，双钩印章等，在他的指导下，一本《伏庐藏印》一个星期就勾完了，双钩的线条比头发还细，得到了江师的称赞。江师教学生一丝不苟，为我改印稿，即使是一枚普通的姓名印也是如此要求；有时还会打电话来，补充指导意见，从来没有厌烦过。到了节假日老师还会拿出他收藏的旧谱，让我大开眼界。当时正值“文革”之中，篆刻资料奇缺，我要求把江师的作品为范本临习，但他坚决不同意，说还是要以秦汉印为师，这样你就不会被老师所束缚。

江师真心实意地教我，却从来不求回报，我在厂里学徒满师时，买了一盒什锦糖送给江师，当时不过九角八分。谁料他高兴地收：“如果你要送礼的，以后就不要来了！”江师无私地教了我们一辈子，我们只不过做了一点小事，他却有这样的感慨，实在让我们惭愧！

有一段时间，我因为进步不大，作品又常被退稿，学习有所放松，江师那里也去得少了。有一次去看江师，临走他送我到门口说：“小李，你不来也没啥，我倒是蛮想你的。”我听了惭愧万分，从此我再也没有退却过，即使再难也没有放下过手中的刻刀。

四十多年了，江师那句“蛮想你的”话一直在我心中支持我，鼓励我，篆刻艺术也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在江师的指导下，我的作品渐渐入展、出版、获奖，还加入上海市市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西泠印社。当我把这些喜讯告诉江师时，他喜笑颜开，笑得是那样的开心、欣慰。

四十多年了，无法报答江师培育之恩，如今老师仙逝，追念抚昔，有着太多的感慨。

1971年，我中学毕业进了上钢三厂，不久参加了厂工会社家勤老师组织的美工组，学素描、学速写、学书法，也参加了上钢三厂刻印组，这个刻印组在上海可是很有名气，因为有江成之先生辅导，又得益于产业工人的光荣身份，很快我们便成了上海书画社的工农兵作者，我也成了江成之先生的入室弟子。不过当时并没有什么拜师仪式，只是在刻印组活动时请江先生改印稿，活动结束后与他一起坐轮渡下班。过了一段时间，江先生叫我们星期天到他家去，悄悄地让我们看他珍藏的印谱，教我们用毛笔双勾的方法钩摹印谱。

那时候，篆字有“四旧”之嫌，刻印组的创作都是以简化字入印。上海书画社在方去疾先生倡导下组织工农兵作者创作以样板戏唱词为内容的《新印谱》，我们在江先生的辅导下，也参加了创作。江先生对我们的要求相当严格，一方印的墨稿往往要改好几遍才定下来，刻得不满意要求重刻。好在那时厂里工作不算很忙，我的车间离先生下放的车间也不算太远，有时为了一方印稿，一天里我会跑好几趟。老师是浙派的高手，我当然也想学浙派，但老师一开始



已出版印谱

部分未梓印谱

1959年，江先生调入上海第三钢铁厂工作。三钢是家大厂，艺术方面的爱好者也很多。厂工会专管宣传的干部在得知了他的特长后，便请其在工余之时去辅导，帮助他们提高书法篆刻上的素养和技艺。在画画的同时，打好书法基础，也实践一下篆刻。20世纪60年代，中日邦交逐步开展。一次，一个日本工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要求三厂准备一份礼物。先生就带领工人美术组成员刻了一套毛主席诗词《忆秦娥·娄山关》组印，并做成一幅印屏作为全市工人的礼物送给客人，日本朋友欣喜万分，为这份出自工人之手的高雅艺术品深深折服。

60年代初，在上海的西泠印社社员为庆祝建社六十周年，集体创作了一部《西湖胜迹印集》，参加刻印的有高洛园、马公愚、王个簃、来楚生、钱君匋、吴振平、叶潞渊、唐云、秦彦冲、吴朴堂、高式熊、方去疾和江成之。该谱共收录印章55方，先生刻了四方。

由于他在开始工作后不再用原名，而以字行。1963年，纪念西泠印社成立六十周年的活动通知寄到三厂，因查无“江文信”此人而退回，故他未能前去参加社庆活动。现在想来，很是遗憾。一则社庆五年举办一次，老一辈印人陆续西归；二则“文革”浩劫不久袭来，又有印人死于非命，前辈、知己大半凋零，再无促膝谈艺之缘了。

“文革”结束，篆刻艺术的春天随之来临。伴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印坛开始百花争妍。由于篆刻艺术的不断普及，青年爱好者越来越多，就拿三厂工人业余篆刻组来讲，队伍在逐渐扩大。当然，其中大多数人是偶尔为之，以充实工余生活；也有个别青年对篆刻情有独钟，到了嗜迷地步，且长期随他左右，探究篆刻艺术。江先生亦乐意接受他们为学生，毫不保留地将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予以传授。经常对他们说，学习传统要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借鉴流派要心领神会、灵活运用；推陈出新要立足经典、水到渠成。汉文字本身已具备了造化美，用刀将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句）艺术化地刻在方寸之中，通过分朱布白的经营，使文字锦上添花，或壮美，或典雅，给人以赏心悦目、精神欢愉之感，这就是篆刻艺术的魅力所在。故他的学生皆恪守探究整饬工稳一路，无一野狐狂放者。

江先生除对浙派印艺继承、发展建树颇多外，于汉代朱文印亦倾注了满腔热情，经其数十年的努力实践，使这一古老的传统印式老树开了新花，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汉代朱文印仅用于姓名及少量吉语章。对此艺术瑰宝的继承并

光大者颇鲜，能为后人熟知的更少。近现代个别篆刻家曾于此作出了各自的探索，然他们仅局限在姓名章的应用上，虽偶将其用于闲章创作里，但亦只限在四字句而已，就章法上而言尚未摆脱汉人的羁绊。为此，先生便用大量的创作实践，终于将汉朱文印式应用在七字以上的闲章里。

先生以为，汉朱文印式初看平稳工致，但平稳工致不等于平庸刻板，平穩中的细微变化，可造成大气磅礴的气势；工致间的些许率意，往往有点石成金的妙趣。篆刻艺术同其他国粹艺术一样，是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艺术。所谓“镣铐”亦是千百年积淀下来的艺术程式，它又和艺术特点

艺能流芳德不孤

周建国

唇齿相依。他知晓传统樊篱（秦汉印式）的束缚，更明白传统樊篱所带来游刃有余的创作自由；他懂得程式框架（方寸之间）的制约，更清楚如何借程式框架来吐露心声。正所谓不自由时正自由。

1983年，由上海《书法》杂志主办，苏州艺石斋和上海西泠印社协办的《全国篆刻征稿评比》活动开始，这也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全国性篆刻大赛，江先生亦准备了作品去参加。评比揭晓后，他的作品被评为一等奖（全国共十名）。在其作品中有一方“遍地英雄下夕烟”印，得到评委们全票通过，这说明传统工整的、带有浙派用刀的篆刻作品，还能得到人们的赏识，并喜闻乐见。这也是对他四十多年来探究篆刻艺术的成果，在如此大范围内的肯定。

199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为江先生出版了《江成之印存》，内中收录了他四十多年来各时期的篆刻精品三百多方。没过多久，五千册书即告售罄。他的印谱受到读者如此青睐，更证实了他自己的篆刻艺术观。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是多样的，平穩工致不等于平庸刻板。平穩中的细微变化，可造成大气磅礴的气势；工致间的些许率意，往往有点石成金的妙趣。近时印人随意破碎印面以为古，其实，印之气岂在残破之中，关键在于其字法、章法是否与古人相契合，而稍用破残只是为了调剂印之朱白而已。所以，他爱古人，不薄今人。同古人、今人对话是交流，同自己对话是反省。不重复自我，不束缚自我，才能不断进取。先生的印谱刚出版后不久，上钢三厂的领导对艺术很是重视，特意为已退休的他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印谱首发式，邀请了上海书协的王伟平、张森、高式熊等人来参加，会上气氛非常热烈。

对于历史上印学流派，江先生独钟情于“西泠八家”，这可能与他艺术上的个性相合之故。长期以来，在学习、研究浙派上积累了不少心得和体会。199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为推出“明清篆刻家丛书”，邀他为特约编辑，整理编辑了《丁敬印谱》、《赵之琛印谱》、《钱松印谱》这三本印谱，同年10月正式出版。丁敬为浙派创始人，其篆刻艺术特点是以汉印的传统程式为基础，以明代

诸贤的平整大方一派为风骨，参以前人在用刀上的若干经验而创造出的一种新的具有作者个性的，然而又深得汉印精神的独特面目。其后如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齐白石等都受到了敬法自立的启示。赵之琛深得各家之长，成为集浙派之大成者。他的作品章法纯正，刀法挺劲俏丽，在结构和运刀上都有很高的技巧，功力极深。尤以切玉法一种最为著名，浙派刀法也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发展丁敬所创始的浙派篆刻艺术方面，前四家以黄易为突出，后四家中当推陈曼生和赵之琛二人代表。钱松篆刻以浑厚古朴、苍劲秀茂的气韵为主，加上博闻广见，章法与众不同，时出新意。在运刀上创造了一种切中带带、冲切结合的刀法，尤以浅刻居多。其作品金石感很强而富有韵味。他对浙派艺术的发展，有着创造性的贡献，是浙派的后劲，对后世影响极大。此三本印谱所收录的印章在数量和质量上，就目前来讲是较为详实完备的。因而，没过多久也相继售罄。

1998年，西泠印社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建社九十五周年大会，老少社员们相聚在西子湖畔。就在大会上，由于江先生是1947年加入西泠印社的，有五十余年社龄，故而被印社授予“荣誉社员”称号。他说：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固然是因自己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努力，但也离不开福师的提携，离不开印社前辈师门的奖掖。自己越来越深感到有责任要将篆刻这门我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传扬后人，使之薪火不绝。

江门弟子第一第二两代，在印学上各有建树，在继承发扬浙派篆刻艺术上，领先于其他同宗门派，从总体的艺术成就来看，各人皆取法西泠八家，血缘于汉印，参以隶意，方中有圆，不急躁浮躁，息心静气，没有矫揉妖媚之态，有着庄重巍峨的大气，没有脱离浙派的本色。细细端详，在和谱严密的一规一矩之中，风貌各异，变化多端。对于传统浙派，有的得其醇，拙朴古秀；有的得其秀，爽朗劲道；有的得其工，精致精巧；有的得其豪，雄健壮丽；有的得其能，典雅婉转。以技法而论，大都章法自然，方寸之中求平寓险，有的线条断续起伏，一波三折，断而再续；有的薄刀快进，表现出风雅之韵，力求表现自己的情调。真是虎尾春冰真学问，马蹄秋水大文章，形成了蔚为云锦的奇观。江先生的学生们在各次全国、全市性的大赛中总有他们的名字，他们中已有五人被吸收为西泠印社社员。

晚年的先生，因身体缘故，“卧以游之”的时间渐多，操刀创作渐少。然浙派讲究的是学问，主张“印外求印”，他仍敏于思考。2007年，他回顾从艺六十余年之生涯，把《江成之印存》出版之后至今所创作的作品，从中遴选出二百四十多方力作，辑成《江成之印集》，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将作品呈现给大家，这也是总结自己得失、告诫后来者的好方法。2011年，他又把散见在一些印谱、作品集和报刊杂志上有关印学的文字，汇集成《印边随想——江成之谈艺录》。这对读者全面了解他的篆刻艺术及艺术主张一定会大有裨益；对广大篆刻爱好者如何吸取祖国传统艺术的精华必将有莫大启迪。

2015年4月11日，先生与世长辞。他一生对所钟爱的篆刻艺术之追求，虽然划上了休止符，但他的第一、二、三代学生以及广大篆刻爱好者将接过先生衣钵，继续努力耕耘在这方寸之间；继承优秀传统，使先生未尽的篆刻艺术发扬光大，世代传承。



读谱

铃印



五洋捉鳖

双重则滞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借得西湖水一圆

办法再多一点

花影摇春



上海文史研究馆收藏印

晚清六家印谱之一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